

小倉山房詩文集

四



〔清〕袁枚著
周本淳標校

小倉山房詩文集

四

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上海古籍出版社

小倉山房續文集卷二十五

坐觀垂釣賦 爲莊念農作

子才子息志塵鞅，棲神玄妙，迴謝軒冕，日事漁釣。過其友莊先生而傲之曰：「子亦知夫釣之樂乎？當子之稀膏棘軸而遨盪于康衢也，吾則琅玕三尺，冰蠶一絲，馳波跳沫，與水爲嬉。當子之僕邀相從，跼莊鞠踞，參衙府而不得舒也，吾乃投亞九飯，說一鮒魚，伸眉肆肘，天不能拘。思子之樂，樂不我如。胡不易子之所事，而娛吾之所娛？」

莊先生曰：「不然。吾聞好涸者溺，好獵者驚，當局者誤，旁觀者清。故五采之藻蓑，服之者不見，而見之者耀焉。五音之笙簫，吹之者不聞，而聞之者妙焉。當夫霜竹浮陰，風梧散葉，夕照千里，碧雲一色。水蕩影以鱗鱗，魚浮空而戢戢。乃命童子，坐危石，俯深流，投醜扇以爲餌，削焦銅以爲鉤。或沉或浮，載泳載游。余不持一綫，但瞪雙眸。試操縱之有道，任貪廉之自求。彼得吾不喜，彼失吾不憂。抒澹觀於物外，何筌蹄之足謀？於是神如東王公之鯉，大如任公子之鰲，年如姜尚父之老，臺如嚴子陵之高，入吾目兮，不過一瞬；當吾坐兮，不過終朝。釣鯉魚而無羨乎尼父，會大都而奚夸夫魚刀！子但知垂釣之

樂，而烏知吾坐觀垂釣之逍遙？」

子才子於是嗒然意失，攔然神爽。結葦蠟蘆，投繩釋網。叩舷而歌曰：「巧人之巧，坐而息兮；拙人之拙，垂竿立兮。吾欲作書與魴鯉，慎出入兮；展如之人，大巧而有愚色兮。」

笑賦

陸大夫本無笑疾，養空而遊。所見人士，與己不侔。但覺其蔽，莫測其由。付之一笑，啞啞不休。

則見夫金穴方崩，銅山又起，屢覆前車，仍循舊軌。廣斟雉膏，甘焚象齒。豈知有造必化，無泉不瀉。縱置筦鑰于枕邊，難挈分文于泉下。贈百萬與何人，無一言之報謝。

又見夫捨樂土，趨熱官，自投苦縣，自上危竿。取下千怨，博上一歡。或同謀而異獲，或始笑而終嘆。從高陵者輒碎，泛海泊者大難。然後鶴唳思聞，蓴羹想餐。不已俱乎？

又見禁忌百端，福田是慕。不學顏含，思尋管輅。王莽所信，陰陽小數。治行則黃曆少日，卜葬則青山無墓。見術士而頭低，望神巫而却步。百鬼集于胸中，五行遮其前路。捨王道之蕩平，墮終身于雲霧。

又有蒲博呼盧，葉子作戲。每一登場，如履止呌。眸子營然，神魂囚繫。屏珍羞以忘餐，置妻孥而若棄。一息尙存，六時不廢。試清夜以捫心，終不知其何味。

又有丹訣大悟，蒲團小參。受籙自喜，長齋自甘。捨名教之樂地，誦梵咒之喃喃。斬半菽于戚里，揮萬鎰于伽藍。廣陵則妖亂有志，臺城則餓死難堪。凡此千秋之惑，皆由一念之貪。

至于誦習詩書，曠覽宇宙。何必觚削苛碎，清臚似豆。披賦顏衿，逐康成後。黨枯骨以死爭，抱陳編而苦鬪。卒之古人不生，長夜不晝。徒相毆于昏黑，終不知誰之勝負。

亦有囿于習而心昏，縛于教而自束。繩趨溝衷，龜腸蟬腹。理不經于心，見不出于獨。寧顯悖夫周孔，懼小違于濂洛。如彈蟲之藉角作耳，如水母之以蝦爲目。甚至八翼冲舉，一行未讀。相引爲曹，高冠簇簇。方且選才俊而秉鈞軸焉。

若諸人者，紛紛藉藉，究究居居。其氣多滯，其質本愚。雖有盧扁之藥，不能祛其疾；惠莊之辨，無以釋其拘。君子洞觀物外，手暗擲揄。不得已而虛舟相值，愧謝不如；拈花無語，舉杯相於。惟奮然與筦爾，不能忍于須臾！

刑部尙書加贈太傅錢文端公神道碑

今天子優禮文臣，稱爲江浙兩大老者，一爲沈公德潛，一爲錢公陳羣。沈年雖高，于公爲後進，受知今上；而公則受知聖祖、世宗，贊國家文明之治，先沈二十餘年。故薨後，天子加贈太傅，賜祭葬，諡文端，崇祀賢良。一切恩禮，較沈爲尤隆。非徒眷舊臣，兼以重先朝也。

公爲錢武肅王十四世孫，高祖富一公，始遷秀水。生而敦敏，愛讀書。母陳太夫人，躬自課督。公貴後，繪夜紡授經圖，皇上題詩獎許。以康熙甲午舉人，辛丑進士，改翰林庶常。世宗登極，召見，曰：「錢陳羣不獨文佳，人亦好。」遂以編修主試湖南。旋遷學士，視畿輔學政。乾隆元年，擢通政司右通政。丁母憂。服闋，補原官。累遷禮、刑兩部侍郎，加經筵講官，充乙丑會試總裁。主江西丁卯、庚午兩科鄉試。壬申，病，上命太醫診視，予告歸里。

公天才警敏，藻思全湧。每扈從廣歌，帳殿前諸黃門環而伺之，晷刻未移，百韻已就。歸田後，上有吟咏，輒寄示公。絡繹往來，至千餘首。凡國家大禮畢，武功成，公必進雅頌數十章。聖書褒美，賞賚不可紀極。辛未南巡，命閱召試諸生卷。丁丑南巡，命

在家食一品俸。壬午南巡，晉刑部尚書銜。乙酉南巡，加太子太傅，賜幼子汝器舉人。辛巳，祝太后七十萬壽，命與九老會，賜杖入朝。辛卯，祝太后八十萬壽，命紫禁城、瀛臺騎馬，偕九老遊香山，圖形內府。上于公若有宿契。每入見，聖心先怡。公亦事君以誠，承顏抗詞，動引書語；頌不忘規，民隱必告。

壬午，公子汝誠典試江南，上先諭總督尹文端公，招公遊攝山，俾父子歡會。聖壽六十，念公老難北行，命沈文憲公往嘉禾，互相勸止。公進竹如意，上批荊云：「未頒僧紹之賜，恰致公遠之貢。文而有節，把玩良怡。今賜卿木蘭所獲鹿，服食延年，以俟清晤。」凡此恩意周摯，皆出于尋常控揣之外，龍光湛露，海內榮之。

公雖研深文學，而于政治尤通明。雍正七年，爲陝西宣諭化導使。宣講時，有姦民某，闖入聽講。公異其狀，命遮留之，果邑中捕者。至乾隆十九年，僞稿獄興，公家居矣，密奏姦民主名未立，請緩窮治，以省株連。奉旨嚴飭，俄而諒其誠悃，寵眷如初。

公任天而動，倜儻和易，口汨汨如傾河。汲引後進，酬應輪墨，必躬必親，日不暇給。然能廢心而用形，人人滿所懷以去。而體益聰強，構宅雙溪之西，春秋佳日，輒偕故人野叟遊桑麻間。常至古杭聖湖，小住信宿。見者或以爲元老，或以爲神仙。

幼有至性。弟死未殮，公抱尸臥，冀溫熨使甦。太夫人至，見公身冷如冰，乃哭而止。

之。官通政使時，以應得己身封典請封外祖母。上許之，遂著爲令。

公諱陳羣，字主敬，號香樹，又自號柘南居士。兩娶于俞氏，皆誥封夫人。三代贈如公官。子七人，長汝誠，官刑部侍郎；次汝恭、汝懋、汝豐、汝隨、汝弼、汝器，皆有官秩。女九人。薨年八十九。葬。

銘曰：文思天子張威英，臯陶、庭堅方降生，爽鳩氏代鳳鳥鳴。奕奕錢公輔聖清，肫然明允更篤誠。爲士作鑑文持衡，有茅必拔賢必登。義刑義殺廷尉平，惟公折獄能引經。天牢雖空臣疾擢，昧死上疏求歸耕。上帝眷之詩寵行，東門送者車千乘，爭羨白鶴翔蒼冥。誰知在野如在廷，堯、舜、禹、湯時和廣。君臣師友相合并，四河入海無河名。五年巡狩鑾輿迎，羣臣之中喜見卿。子牟、魏、闕江湖情，能無銜感涕沾纓！韋、孟雖歸王室爭，丹忱足照青史青。傷哉頽光大蠶驚，帝猶批勅期遐齡，龍章雖來臣目眩。中涓捧祭馳新塋，有辟其容圖殿庭。龜銀後祚隆隆升，實吁實覃多孫曾，公委化矣公永寧。

原任浙江巡撫盧公神道碑

乾隆四年，兵部右侍郎盧公巡撫浙江。枚乞假歸娶，謁公于南衙，一見如舊相識，矜寵甚盛。次年，枚官京師，聞公被劾，天子命內大臣汪札爾往按其事。獄兩月不具。浙之

氓呼呶罷市，纂公於頌繫所，昇至吳山神廟中，供鋪糗粢盛者，如牆而進。所過處，婦女呼冤，躅足，數萬人赴制府軍門，擊鼓保留。制府德公，據實奏聞。天子知公無罪，而又不欲長黔首之刁風也，遣戍軍臺。一時朝野駭公能得民，故亦疑公果何術以致之。後四十餘年，公子崧以貞石未建，來索銘幽之文。讀其狀，方知公自縣令至任封疆，忠勤惠愛，終始一貫，以故誠能動物，應如脂蟹，初非違道干譽之所能襲取于須臾。宜備書之，抒部民之思，爲大臣之式。

謹按：公諱焯，字光植，號漢亭，奉天鑲黃旗人。先代從龍，世襲恩蔭。祖崇興，官江西布政使。父承倫，官大理寺少卿。公生而岐嶷，粲粲有才，以功業自期。初知武鄉縣，縣有均徭錢供差費，而遇差仍按里派夫，公革除之；有豪家莊頭，倚勢凌民，公大創之；有巨盜四十餘家，公剿絕之。遷知亳州。州俗好鬪，有白帽、鐵帽諸黨。公擒其魁，餘黨解散。擢知東昌府，署登萊青道，實授河南南汝道。遷按察、布政兩使，巡撫福建。今上元年，調浙江，落職再起，授鴻臚寺少卿，巡撫陝西。再落職，命往巴里坤、哈密協理軍需。事竣，還家。年七十五薨。

公抗爽而和，與人語姝姝然，不衣自暖。然義之所在，赴若江、河之決。武邑災，公開倉賑饑；東昌災，公放隄水入運河，飭各屬開倉賑饑。俱不待報請，便宜行事。浙江海塘

恃尖山爲保障，囑工屢圯，公親臨築成。上喜，御製碑文以賜。西陲用兵，湖北奉部檄運歸化城米往軍前。公慮道遠費重，奏請以陝西采買者就近先撥。上嘉之，謂深得大臣敬事之道。

當田文鏡總督河東時，政尙苛嚴，司、道以上，莫敢撓其鋒。東昌一郡，所訪至二十餘案，囚累累，獄不能容。公到，登時判遣，囹圄爲空。田心銜之，卒亦無如何也。公爲政，大概以膽決濟其仁心。福建前任撫臣奏建寧田糧較明季少十之五六，部議按畝均攤。公奏請先丈量而後酌增。上許之。丈無虛浮，其事遂寢。鹽販拒捕，有登山者，總督某欲用兵，公止之；而密遣官禽獲首犯，分別杖懲，即時案結。豫省黃河遷徙無常，兩岸爭地，訟牒債興。公曉以漲則升科，坍則豁免，一言而訟息。湖州費氏，大族也。有兄公某訟其弟妻李氏之姦，公不忍以曖昧事污人名節，爲平反之，竟以此獲譴。然有識者，觀公之過，知公之仁。

公揚休玉色，軒軒霞舉。長鬚飄然，望而知爲公輔。從武鄉運餉入都，年才強仕。世宗召見，卽賜飯，賜豐貂、墨刻、香珠等物。捧至殿外，又喚入，命開寫年庚具奏。嗚呼！公日後磨旄擁鉞，垂三十年，皆由此時特達之知。然以縣令微員，薦引無人，而簡在帝心，一至于此。雖公之儀狀奏對，必有異乎尋常者，而卽此可想見世宗之聖德如天，求

賢若渴矣。遭逢之盛，至今聞者猶爲泣下。

所著有觀津錄、牧毫政略、秉臬中州錄、撫閩撫浙略數十卷。配周氏，以覃恩誥封夫人。副室崔氏，以子貴，誥封宜人。皆以己丑年四月，合葬於拱極山之高原，禮也。子五人，長山，蔭工部主事；次崧，官衛輝太守；次嶠；次巖；次崑。女六人，孫九人。

銘曰：屋漏在上，知者在下。主恩易邀，民口難借。翼翼盧公，氣如春夏。弊絕吏蠹，樂與人化。鏡磨愈皎，衣涅不緇。屢起屢蹟，未竟其施。人爲公惜，公獨逌然。委運任化，知我者天。天眷良臣，令終壽考。樹蔭幽宮，鶴歸華表。

經筵講官兵部尙書彭公神道碑

乾隆四十九年六月，兵部尙書彭公薨于里第。遺疏上聞，天子震悼。一時士大夫走位相弔，泣且嘆曰：「先皇帝老臣盡矣，存者惟嵇相國爲先輩，而彭公科尤先。海內望之如晨星孤月，倘假一二年重宴鹿鳴，瓊林，豈非熙朝盛事？而天偏斬之，悲夫！」然公之清節重望，恩榮壽考，于古爲稀。勒之貞珉，備國史之採，不可廢也。其同館後進袁枚受公知五十年，爲按其狀而銘之曰：

公諱啓豐，字翰文。應鄉舉時，芝生庭中，因自號芝庭。先世由江西遷蘇郡之長洲。

祖定求，康熙丙辰會試、殿試俱第一。父正乾，考授州同知。三世皆以公貴，誥贈光祿大夫、吏部右侍郎。公貌清羸，長不踰中人，而風骨珊珊然，如鸞飛鶴翔，凌風欲去。雍正三年，舉于鄉，四年，會試第一，殿試亦第一。大學士張文和、公奏科名與而祖同，世宗喜，即召入南書房。七年，充河南鄉試副考官。時未散館，而有是命，皆異數也。十三年，遷左春坊左中允。今上登極之元年，遷侍講。累遷至侍讀學士，通政司左通政，吏、兵、刑三部侍郎，尋授兵部尚書，充經筵講官。兩聖人知公廉明能文章，凡掄才大典，倚公如金鑑。命校順天鄉會試者三，主直省試者七，視學政者二。經歷滇南、中州、江右、山左、浙西，輜軒所臨，庶士懽迓。其他讀卷殿上，及閱回避、拔貢、教習、朝考、召試諸卷，皆疊次任委，連綿不斷。公亦飭躬齋心，克與上意相副。

從江西還，奏所過宿州，有司賑災不實。又奏請勅各省學臣見督撫毋卑詔，應遵會典儀適。上是之。在浙時奏官河宜開濬，漕費宜遵舊制，毋浮收，本省官出巡應額限役夫毋過千名。任兵部時，奏武職銓補，遲速不均，宜與卓異官均以雙單月輪班間用。奏馳驛官奉使者，有廩給口糧，而夫役俱向驛站借雇。慮開多索濫應之漸，宜停例支，改一馬三夫。上皆可其奏，發部議施行。

當是時，上方嚮用公，適有同部兩侍郎不相中，造蜚語聞上，引公爲證。上問公，

公對未聞。上疑有私，降爲侍郎。越二年，以原官休于家。

先是公乞養歸，爲娛奉太夫人，故箕山濬池，蒔花竹，極園林之勝。至是再歸，山水益清幽，樹益茂。公擁萬卷，嘯哦其間，雖大耋，聰強不衰。或春秋佳晨，出遊石湖、寒山，士女皆知兩朝元老，擁觀塞路。

初，公侍內廷時，世宗賞大臣福字，偶未及公，特手書以賜。待今上泛舟賞花釣魚，命和詩，至二百餘首。所賜珍玩無算。祝皇太后萬壽，與九老會，圖形中禁。金川蕩平，公迎駕山東，進凱歌，恩復尙書銜，與宴。在江南三次迎鑾，皆召見溫諭。四十九年，公迎駕跪龍泉莊，上遙望見，卽命侍衛扶起，命秋冬北上，與千叟宴。公方感上恩，修安車欲行，未及期，以無疾終，年八十四。

性峭直，稍不可于意，卽形詞色，然過後輒不省。謙謙自下，遇布衣文學之士，皆抗禮與鈞。枚弱冠入都，卽奇賞之。聞其入穀，特呼車往賀主司得人。晚年猶端書細字，往來唱和尤密。常語人曰：「袁君非徒詩文佳也。聽其議論，如魯公書徹透紙背。」其見知如此。

妻宋氏，誥封一品夫人。子五人，長紹謙，山東桃源同知；次紹觀，翰林侍讀學士；次紹威，增廣生；次紹升，丁丑進士；次紹濟，尙幼。女三人，其一適常州學士莊公培因，

甲戌科殿試第一。孫十二人，皆有科名。曾孫六人。

銘曰：庭實九獻，特達圭璋。簫韶九成，來儀鳳皇。天生彭公，爲世休祥。履星辰上，立日月傍。帝畀玉尺，東度西量。公洗心眼，清儷冰雪。萬蟻戰酣，一燈破黑。拔茅使高，升珠使跳。爛其盈門，八座三貂。抒所蘊畜，施于爲政。獬豸爽鳩，屢拜寵命。周官司馬，權重中樞。公靜鎮之，四海宴如。帝謂古賢，七十懸車。卿年已屆，可以歸歟。公拜稽首，聖恩優老。臣願歸田，咏歌天保。都人羨公，祖餞盈道。一十七年，烟雲花鳥。臣請主安，帝問卿好。以其餘閒，爲書院師；胡瑗、孫復、歐、范優爲。以其餘福，蔭及孫曾；玉堂蕊榜，綿綿繩繩。齊門之外，新塘之東。百尺華表，萬古清風。

原任湖北巡撫太常寺少卿程公墓志銘

公程姓，名霖，字九峯，號雲軒，系出新安之臨溪。六世祖士麟，遷杭州艮山門外之篋鎮。公生而孤露，家極貧，持缺益盛淖糜，母子分以療饑。以戊午舉人，補中書軍機處行走，遷武選司主事。引見，以御史用，出爲甘肅洮泯道。奏母老，改江南驛鹽道。遷安徽按察使，再遷布政使。調陝西，巡撫湖北，剪辦獄起，仍降江西布政使。補太常寺少卿，以病免。

公性樸直，粵曳任氣，有所懷，雖權貴前必達其意。任兵部事繁，誤軍機處僇直之期。傳忠勇公語人曰：「九峯久不來，想戀兵部耶？」如彼處樂，可不必再來軍機。一公聞之，怫然曰：「兵部、軍機，皆國家事，相公不當分畛域之見。」程燾才拙，僅能料簡一處，無分身法。」即遣人往軍機處取直宿行李。忠勇公笑曰：「人言九峯慧，九峯又慧耶？然其言甚正，盍爲我挽留之！」同事者再三云，公始往。

公常言，世之論仕者有二失焉。其一以爲功名可力取也，于是通苞苴，事造請，以求之；其一以爲功名不可以力取也，于是玩時愒日，而百事廢焉。不知不可求者，官也；不可不求者，官之事也。一階級有定數，而可妄冀乎？一斛粟皆君恩，而可素餐乎？以故公所任事，專務先難。從忠勇公傳恆平金川，從大司馬舒公赫德觀兵滇、黔；再從陝甘總督黃公廷桂平定伊犁，經田葉爾斯不、阿克蘇地方，繩行沙度，二萬餘里。心計手畫，不知渴饑，諸大臣倚賴甚重，而上亦因是深知公。爲按察時，六安州有河南祝姓者，詐僞事發，誣引河南寶鬪子。寶不伏，公命脫械，雜長鬚者數人，令祝指認，祝茫然。寶寃遂雪。公又常云：「周道如砥，其直如矢。凡斷案引律，貴得大中。不可上奏畏卻，因其輕，用『雖』字以揚之，欲其重，用『但』字以周內之。」以故公折獄過慎，夜閱決事，比持燭折獄，瞿瞿申旦。勞積疾生，舌本中穿，漸裂以大。醫曰：「此心血竭，火債興之故也。」竟以不起。年

六十四。

先娶金氏，再娶胡氏。子二，長承獻，次楷。孫四人。葬。

銘曰：震震而能行者，真也；隆隆而仍勞者，勤也。無裨政，故能撫其軍也；有仁心，乃以偶其身也。古而不今，嗚呼哉，其人也！

廣東雷瓊道按察使司副使金公墓志銘

乾隆丁巳，予寓薦主金少司寇家。見其從子序倫，知原守濟南被劾歸旗，貌軒偉甚口，與余朝夕狎，宴飲諧謔相得也。已而起廢外用，遂別去。戊戌冬，其子岳爲蜀中司馬，寄信屬余銘墓。余弱冠卽受司寇恩，今老矣，雖其家之一孽息，一童孫，有所誨誘，誼不敢辭，而況君與余素有撫摩之好者哉？

謹按君諱允彝，字序倫，一字懿亭，鑲白旗人。工部侍郎永錫公之孫，宣化府厚庵公之子，行六。年未三十，循例得南豐縣丞，遷兗州府金鄉縣知縣。辦災課最，調宰蓬萊。引見時，奏對詳明，世宗大悅，賜餼，賜豐貂，擢濟南府知府。

君旣世家，又驟受天子恩，以才自負。與按察使唐公綏祖不相中，而唐又總督田文鏡所擢用也，據揭劾奏，卽令唐鞠訊之。考掠至再，君無款詞。當是時司寇公巡撫廣西，密

奏此案有冤。世宗命吏部尚書劉於義、刑部侍郎牧爾登會同山東巡撫岳濬覆訊。所劾果虛，僅以失察書吏罷官。

皇上登極，召見，授鎮江府同知，遷廣東南雄府知府，調潮州，再調廣州，擢雷瓊道。未半年，喉痛卒。年五十八。

嗚呼！當田文鏡柄用時，一時文武大臣，望風嚮，無敢撓其鋒。司寇公爲君叔父，尤當避嫌，而乃毅然飛章入告。世宗不加之罪，竟別簡大臣爲之案覆，以示大公，以昭聖人之無我。有是哉，君臣之際，至於如此！事隔數十年，草茅聞者，猶爲流涕。而在君當年之身受者，更何如也？

君娶夫人楊氏，生子四女二。長子岳，初任廣西羅城令，以于清端公會宰是邑，故考其遺事，刊板流傳。嗚呼！公之子慕善如是，亦君之庭訓使然耶！葬某。

銘曰：寶劍起矣，直木擠矣；危而後光，能有幾矣？嗚呼金君，樹欒于墳。其毋忘天子之德之仁。

誥授通議大夫陝西按察使秦公墓志銘

余榜中得人最盛，爲銘其墓者，禮部尚書沈文憲公、工部尚書袁文達公而外，惟我陝西